

海男

著

大西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男

著

大西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西南 / 海男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1970-5

I. ①大…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8828 号

书 名	大西南
著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970-5
定 价	4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我想写这部书已经有太长时间，我曾一次次地往返于从滇西到缅北战场的路……我曾无数次地与来自缅北战场的仍然活在世间的、为数不多的老兵相遇……这渺茫的宇宙间，唯有心灵可以隐蔽也可以呈现，手眼耳鼻唇都在时间中历经着寒冷的历练。虽然我们正在逐渐地丧失着记录的潜能，无数高端的科技和文明在悄无声息中剥离了我们的记忆和缅怀的深情，但我仍坚信语言是这个世界上记录历史传奇和神话的一种魔杖。正是它的存在，让我终于开始面对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开始了艰难中的饱含泪水的记录。

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为有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所厮守，并与自己的躯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的神秘关系，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

我想写这本书已经有太长时间……它捆绑着我，记录在今天显得如此珍贵，若干世纪以后，钢笔、纸质、墨水将像剪裁术、铍犁、村庄尽头的森林、海拔深处的天鹅逐次地消失于人类创造的每一轮回的泡沫之中。或许有一天，地球人终将迁往另一星球所居住……然而，时间不可能会改变我们大脑中植物神经的

漫游，也不可能改变从肉身中产生的触觉区域，以及对疼痛饥饿的体验……更不能割舍并改变称之为“灵魂”的那种东西，它始终会潜伏在我们体内并携带我们的生命，朝着时间之书的彷徨和巨雾弥漫中走去……

我想写这部书已经有太长时间了……很多次，我拜谒着山冈上的一座座墓地，我拜谒着来自一座座博物馆里的战争遗物，同时我也去看望生活在民间的一个个老兵……我移动着笔触，仿佛移动着来自野人山的天堂或地狱的两种光泽。噢，脆弱，写作中的脆弱，生命变幻莫测中无尽的种种脆弱，它不仅是一种现代人的疾病，也是一种艺术。因此，我感恩世间有小说文体的存在，因为小说，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我们的人生，里面装满了荒谬、谎言、战乱以及生与死的轮回，众生的迷途和幻想。

时间是最大的魔法师，它给予我们年轮因果之缘。曾经诞生的青春给予我们烈焰、美酒、咖啡般的生命寓意，之后的中年给予我们青鸟、岩石、古刹、经书拂开的天地之顿悟。面对时间，我们从一座座空中花园重又辗转到了尘埃之上。所有的时间循环着，仿佛熔炉术，给予我们仰望星空的长夜，在仰首时我们是冥思者，而更多时空我们是来自尘世中的游者，只有在躬身屈膝时，我们才获得了生命的渺茫、羞涩、敬畏于芸芸众生的一束束光芒，也只有触摸到尘埃时，我们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

漫长的黑夜过去后，战争终于结束了……我小说中穿越了野人山的昨天以及现在的时间，我们彼此往返的因果之缘中的磨难终将过去，那些培植我们良知和爱的神意，终将我们的生命

引入另一个神圣的世界。我曾在野人山消失了生命的踪迹，我同时也获得了新的轮回，因而，生与死是庄严的，也是日常生活为我们所缔造的事件。我们有前世的历史，也有此世的现实生活，还有来世的因果，不管这个世界将发明多少原子弹核武器，生命的躯体是柔软也是坚韧的，两者的禀性将融为一体，去探索这个地球上不可以被时间所湮灭的爱，只有爱才是永恒的。

战争终于结束了……黄色的硝烟弥漫了

太长的时间，她和他建立的城堡，还有他们的家族

还有那些像蚁族般流离失所的靈魂

都在备受战争的煎熬。此刻，巨大的帷幕合上后

在舞台后面，他们谢下了战争的易容术

我们将离开座位，前去面对现实中的焦虑

当街道移动着人影，笼子里的鸚鵡仿效着人的声音

我们将怎样从白色的泡沫中找回自己洗干净的衣履

舞台上曾经是掠夺和暗杀者们的血腥味

男人女人被战争推到了舞台的中央

啊，当肉体像黄沙已经在风暴前夕开始呼啸而去

灵魂搭上了什么样的车轭去寻找死去的肉身

战争终于结束了……她想在舞台上拥抱一个人

那月牙儿升起来了，清冷的街景中她倚依到了一棵树

当满地碎片下重又长出了野百合

花朵在微风中摇曳着，哀婉的黄手帕舞动在她手下

战争终于结束了，她可以为自己睡上一觉了

以往的战乱，她头顶的帽子总是被战火中的硝烟吹到崖底，她库存的种子总是在潮湿的雨季长出了霉迹。战争终于结束了，她解开了警戒线将衣服上的血腥味洗干净。之后，她又察看了坍塌的花架，屋顶上是否还潜藏着最后一个敌人。空气中飘来的野百合的香气告诉她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是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以将荒芜的小花园种上玫瑰了，可以为自己做一条漂亮的裙子了。可以让唇色艳丽，让躲在角落中的妖孽见鬼去了。是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她和她的国土开始渐次美丽起来。她爬上了山冈，在那里，曾经是烽火台，如今变成了天堂。

也许，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奇迹就会出现，称之为魔法的那个东西，虽然无法看见，却会从一束光芒中向你奔涌而来。我想写这部书已经有太长时间，世界急速转身，只有你昔日的回忆，犹如掠过耳边的鸟翅，可以带你从原路返回故乡。在某个时刻，你只想绕着过去的痕迹重新走一遍，你只想面对云絮、警戒线，弯下腰做一个安心的朝圣者和祈祷者。

安静，请珍惜神赐予我们的好时光，在安静中你会有时间漫步；在安静中，你才会有时间看到一大片凋亡的花园，在一场春光破晓而来之后，又如何含苞绽放？在安静中，你才会有时间在人类的天空之下，看一群离散之后的孤鸟怎样使用秘密的音律彼此召唤？

而我又将在这本书中怎样与他们再次相遇，并彼此寻找到

失散于时间中的灵魂？简言之，这是一本搜魂之书。感官是一种奇妙的存在，如果在你的感官之下触抚到了红色，那么，你的心中起伏荡涤中充满了热烈的玄幻……如果你的感官之下有蓝色潮汐般的块状出现，那么，你也许已在旅途中远行……而此刻，我的感官之下出现了深紫色的犹如羽毛拍翅般的旋律……正是它，将我的灵魂牵引到了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战争中所撤离的某一个时辰……

尽管如此，我知道，旅者或探索者是想通过自己的行走，以此抵达灵魂深处那座波浪不惊的岛屿。

乐器，它或许正在你怀中静卧，如能以温柔之心怀抱乐器并抚琴者，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能享受光阴的秘密使者。

认识自我，要抵达一座座黑暗的堡垒，要抵达忧郁之后，你所看见的一条大河之后，你被蓝色波涛所召唤的那个时辰。因而，这本书，也是抵达之书……人的生命以轮回的不同场景和时间，互相致意，相互缠绕并热爱着那一幕幕为灵魂而幻变的时间之谜。

目 录

前言 \ 001

上部 前世

第一章 天堂般的野人山 \ 003

第二章 我们都是迷失者 \ 019

第三章 蒙难者开始的进行曲 \ 035

第四章 野人山的神秘侣伴们 \ 050

第五章 你知道饥饿的滋味吗 \ 065

第六章 来自野人山的生死面面观 \ 079

第七章 妖魔与精灵相遇的野人山 \ 091

第八章 野人山搜魂记 \ 103

第九章 逃亡者的野人山 \ 116

第十章 通向野人山尽头的路 \ 129

第十一章 回家 \ 141

下部 转世录

- 第一章 重陷野人山的轮回之路 \ 157
- 第二章 偶遇 \ 170
- 第三章 怒江岸边的收藏家和一个女人 \ 182
- 第四章 再续怒江小镇上的故事 \ 194
- 第五章 失忆者的温泉 \ 206
- 第六章 野葵花小路上出现的村庄 \ 219
- 第七章 前世的黄牛皮笔记本 \ 231
- 第八章 前世和今世 \ 244
- 第九章 进入野人山的迷幻之路 \ 256
- 第十章 野人山栖居之夜晚 \ 268
- 第十一章 生活在野人山的老兵和他的葬礼 \ 281
- 第十二章 最后的老兵和我们的愿望 \ 294
- 终曲 野人山的无穷无尽之渊薮 \ 3

上部：前世

活下来，就意味着你的肢体有了语言……噢，语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会言说那些流逝在岁月中的生与死的苦难。

谨以这部书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缅北战场；谨以这部书献给中国远征军的大撤离；谨以这本书献给野人山的生死之逃亡肉体蒙难史；谨以这部书献给野人山的人鬼情未了的玄幻传说。

第一章 天堂般的野人山

逃，是需要玄机的，就像生需要依附于母体，细细想来，母体是一个多么复杂而又温暖的世界。如果说寄生于母体让我有了生命的渊源，那么游离于母体之外，却让我寻找到了与世界周转不息的纽带。这是在第二次战争笼罩下的缅北战场，我们将逃往野人山。你无法深究野人山在哪里，环顾四周，这座四野间的屏障已经来到身前身后，成为我日后漫长时光中活下来的一座黑色的原始森林的古堡。而逃往这座古堡里的原始森林同样需要一种勇气。在进入森林之前，我就看见了一条巨蟒仿佛全身闪烁着纯银色的碎片，以目光中的寒冷的利刃在逼近我们几近败北的身体，仿佛在宣布死亡的证书。而我们的身体就是在这银色的惊悚中进入了野人山的第一道屏障，这是巨蟒筑起的王国，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绕开或从巨蟒的身体下进入野人山的森林。

我们是三个中国远征军的女兵，因为大撤离，所有女兵汇聚在一条路线中并分别组队开始撤离。事实上，我们均是陌生的队员，来不及细诉自己的历史，在之前此刻或之后的历史，也许是从细枝末叶中编织出一道花环。然而，此刻，我们可以选择

的只有大撤离，而撤离说穿了就是逃亡……我不知道这撤离有多远，我是历经逃亡的女人，虽然我才二十二岁……这些历史现在来不及吐露，我背着一只军用挎包，我是随军的记者，包里有我参加中国远征军以后记录的全部文字。之前，我们在大撤离之前，曾接到上级军令，让所有撤离野人山的兵士销毁并抛弃身体上负载的累赘，其中包括远途撤离中不能负载的重型武器。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一只掘开的大坑出现在眼前：所有人排队走向大坑，这仿佛是一场撤离之前隆重的仪典，它或多或少都充斥着悲壮的气氛旋律。尽管旋律是无法听到的，每个人都在走向这只土坑之前仔细掂量着身体中所有携带的物件和武器，这只掘开的土坑将秘密埋葬中国远征军在撤离野人山之前的物品或巨型武器，这也是逃亡的前奏曲。

土坑很大，可以埋葬很多沉重的武器和私人小物品，可以埋葬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战场的诸多悲壮的记忆。我走在中间，我和他们所有人一样带着我的肉身。这肉身之前并不明确，我只有感觉到它是支撑点，也是我母亲给予我的生命，之后，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南渡于长沙昆明的艰难旅程中我才慢慢地意识到了肉身的存在。这肉身此时此刻已感觉到了撤离于野人山的艰巨，然而，我们没有时间去卜占命运的又一次撤离，这显然是一次中国远征军集体的大撤离。我看见经过土坑前的将士们已将物品和武器不断地抛在土坑中，它们相互摩擦，发出并不悦耳的声音，土坑中有沉重的枪支有背包有手风琴有衣装……就要到我了，我身上的东西并不多，除了换洗的两套行装就是肩上挎着的那只包，里面有一个笔记本……这是我从西南联大报

名参加远征军以后的第一天就开始的记录……很显然，黄色的笔记本是不可能抛弃的，它们就像我的生命一样重要。那么，要抛弃的只有衣装了，里面有三套衣服，第一件衣服是蓝色碎花的布裙，我衡量着它的轻重，它虽然不重不轻却是母亲在我赴北京大学国语系之前送我的，我曾在逃亡夜穿着它到了长沙，并在赴昆明后的联大校园中穿过它，它的存在能充分让我感觉到母亲的存在。第二套衣服是远征军制服，参加远征军后我配制了两套服装，一套穿在身上，另一套换洗用。此刻，我想将包里的这一套被我穿过还来不及浣洗的军装留在这土坑里。就要到我了，我从包里取出了军装，我用双手捧着这套充满我气味却在事先已经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迎来了这场庆典。这庆典显得忧伤，当我将手中的军装放在土坑中时，我同时从包里掏出了一支笔放在了军装之上……之后，我们围在土坑外围，很快地，一层又一层原来被掘开的尘土重又落在了堆满了武器和衣物的土坑之上……我相信，从那一刻开始，这进入野人山路口的一座巨大的土坑将埋葬中国远征军撤离野人山之前的物件，我坚信这是一场战争中悲壮的秘密，自此以后，这土坑之上将会长出巨树和灌木……

站在我前后的两个人将与我形成一个三人小队，踏上通往野人山的道路。当身后有追杀的敌人时，我们来不及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地貌和背景我们选择着生命中必然选择的现实。时间是第一要素，如果你视时间为神咒，那么，你就会有有效的时空中安排好生命中必定经历的几件大事，具体点说，当你早上醒来时，你完全应该清醒得被风声所惊醒或被鸟翅的飞翔所震

撼,并开始一天中最为现实的劳动和工作。地貌是第二要素,经纬海拔中的坡度湖水植物都是陪伴你命运的伙伴,有了它们你的舞台上就有了另一种沉默或说话的同谋者,有时候,一棵树或一朵浪花都会改变你的命运。背景,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自然和居所,无论它是荒野海洋博物馆学校或城堡都会有会响彻时间的过去、此在、将来的旋律,而就现在来说,我们三个女人构成了通向中国远征军撤离野人山的一个小小的集体,在拥有时间地貌背景的元素之下,我肩背着挎包里的一个黑色笔记本……自此以后,我的生命将迎来野人山茫茫无尽头的原始森林叙事曲。

你看见过红色的原始森林吗?那是落日前夕的野人山,夕阳辉映着我们面前的森林,从双脚进入野人山的那一刹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死成为悬念。就我个人来说,悬念是从一件蓝花布裙开始的,我发现了,自从我的脚开始踩着森林中的层层腐殖落叶,就开始触到了身体中那些铭心刻骨的线索。人之所以在逃亡时善于回忆,是因为边走边看的世界让你在情不自禁中已回到了原初。

原初,就是我们曾经穿过的一件件旧衣服上的纽扣和失散的体温;原初,就是用过的杯子和使用过的情感荡漾下拥抱过的人或事物的紧密联系;原初,就是通向将来的那根纽带下出现的命定的一座座个人史的舞台。

当我的脚踩在腐叶之上时,整座野人山都被红色的夕阳所笼罩着,你根本就看不到它里面的幽深和黑暗,也看不到变幻莫测的凶险……每棵树都是红色的,也就是喜庆或吉祥的那种色彩。然而,夕阳流逝得很快,几乎就是转瞬间,那种热烈而温暖

的红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色彩是什么呢？当我刚刚在红色的温暖色调中想起母亲为我缝制的那条蓝花布裙时，视线开始变得昏暗，仿佛有无数幽灵正朝我们奔来。

兰枝灵说她很害怕，之前就听人们说过野人山是一座地狱，走进去就很难走出来。兰枝灵是宣传队的小歌手，她才十九岁，是我们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我伸出手去拉她的手，她的手很纤柔，好像刚刚在春雨之后冒出来的竹笋。我牵着她的手往前走……确实，我也曾听说过野人山是一座炼狱，是装门炼制活人的心跳和血液循环的。无论是地狱或炼狱都是为了迎候那些正在走进来的人们。与兰枝灵相反，白梅走得很快，且一直都走在前面，她之前是一位卫生护理员，看她行走的姿态就能感觉到她的从容，她比我大一些，进入野人山之前已经二十五岁了。

面对野人山，我害怕吗？现在我来介绍自己，我叫苏修……这本书之所以有开头，是因为我想起了这座曾经被我们穿越过的野人山……有了开头还不够，最为重要的是要将故事讲下去。故事就是从夜幕下的宿营地开始的……在一座原始森林中逃亡，前方的宿营地非常重要。打个比方，蜜蜂飞累了要回到自己蜂巢中去，万千溪流奔腾向前是为了汇入大江大河，人要有居所是为了休整身体，获得明天的力量。前方的营地很重要，它像是逃亡中的一面旗帜，哪怕是在原始森林中也能让我们感觉旗帜拂过了面颊，召唤着我们前行。

旗帜是从遥远的古战场延续而来的……我一边走一边想起在不同的世纪中的旗帜飘扬于半空中……而我们的脚在移动，闯入野人山的第一天黄昏，我们就看见了被夕阳所笼罩的一座